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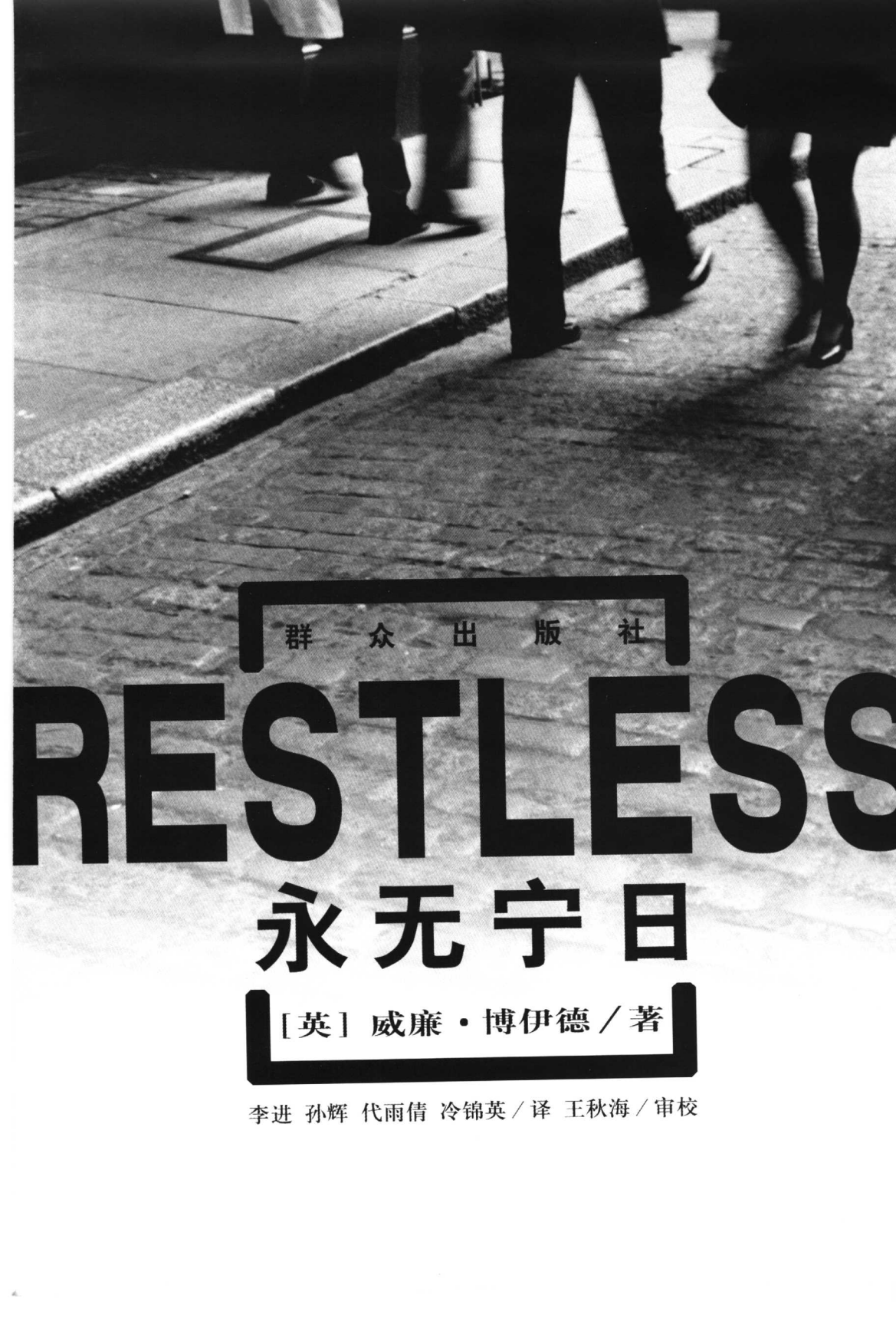
一旦成为间谍
毕生将被死亡的阴影所追逐

群 众 出 版 社

RESTLESS

永无宁日

[英] 威廉·博伊德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RESTLESS

永无宁日

[英] 威廉·博伊德 / 著

李进 孙辉 代雨倩 冷锦英 / 译 王秋海 /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无宁日/ (英) 博伊德著; 李进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5

书名原文: Restless

ISBN 978-7-5014-3938-6

I. 永… II. ①博…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706 号

永 无 宁 日

著 者: [英]威廉·博伊德
译 者: 李 进 孙 辉 代雨倩 冷锦英
审 校: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 蓉 安 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38-6/I·162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导 读

萨莉生活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中部的阿斯顿郡，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英国寡妇。然而，1976年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她对女儿露丝说：“我是伊娃·德斯卡娅。”

1939年，伊娃只有28岁。她青春貌美，是俄国移民，居住在巴黎。战争爆发时，她受英国安全协调局的卢卡斯·罗默的招募，成为间谍。罗默是一个神秘的英国爱国者。在他的监护下，伊娃接受了严格的训练，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间谍。她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情感，并不再相信任何人，就连她最爱的人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并未打算参战。为了将美国拉入自己的阵营，英国的间谍机构在媒体上伪造新闻，试图博得美国民众和政府的同情，以求美国加入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来。伊娃正是从事这一使命的间谍。她在纽约的媒体工作，掌管两台电台，负责向大众发布伪造的新闻。战争结束后，伊娃用假护照在英国隐居。她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一旦成为间谍，永远也摆脱不了当间谍的阴影。

30年后，萨莉的过去仍然纠缠着她。有人想要杀害她。她决定相信女儿露丝，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她。露丝无法相信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竟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她自己也是麻烦不断。她没有完成学业便成为了单身母亲，并依赖酒精麻醉自己。然而，露丝越来越被母亲惊人的往事所吸引：伊娃挚爱的兄弟的神秘死亡，她那危险但浪漫的恋情……现在，伊娃必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找到那个招募她或为间谍的人。然而，这一次，她无法单独完成，她需要女儿的帮助。

这个在二战期间曾经是间谍的老妇人的故事萦绕在博伊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博伊德用细腻的笔法描述了一个惊险、刺激的间谍故事。和他以往

的作品一样，这个故事由一个女人讲述。在交替历史场景的章节里，博伊德通过这个叫露丝·吉尔马丁的年轻女人之口，慢慢揭开了自己俄国籍母亲长久以来一直恪守的秘密，将读者带入时光的隧道中，重新解读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博伊德似乎更渴望倾诉关于伊娃而非露丝的故事。对于伊娃是如何被罗默发现的、她又是如何卷入1939年的战争边缘的叙述，似乎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然而不幸的是，才华横溢的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自己的秘密上司——黝黑而神秘的卢卡斯·罗默。显然，博伊德阅读过大量有关间谍活动的侦探小说。有哪位年轻女子能够抵挡得住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的魅力呢？于是，露丝的生活就稍显平淡了。由于有着好奇爱问的儿子约亨，她不得不为以英语为第二外语的学生授课来维持家庭的开销。在与她的外国学生的共同相处的过程中，她的冒险精神开始崭露头角。露丝教导学生要融入周围的生活环境。最初，她母亲的一些举动看似是老年痴呆症的征兆。但随着露丝的观察，她母亲早年的生活阴影开始渐渐明晰。尽管露丝的人物性格看上去比较粗旷，但是在她的世界中的其他人物形象却描写得非常细腻。

《永无宁日》是一部精彩的间谍小说。它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大胆而细致地描述了一位女间谍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小说情节紧张，充满戏剧冲突，根据真人真事写成。严肃的史实背景、真实的生活写照让这部小说显露出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博伊德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无论是故事的叙述节奏还是人物的语言风格都与整部小说营造的意境极为统一。同时，博伊德还是一位驾御悬念的高手。当小说的结尾处巧妙地将疑团一一解开时，不禁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

我的间谍故事(代序)

威廉·博伊德

正如人们常说的，我的小说主要以叙述为主。2002年，我写了《仁心》(Any Human Heart)，书里描写的都是慵懒的亲情故事。但是从那以后，我就打算写一本扣人心弦的小说，情节要前后呼应、跌宕起伏。显然《永无宁日》这部小说里有《仁心》的痕迹，在那部作品中曾经简单提及一个角色变成间谍的经历。当时在搜集有关间谍的资料时，我发现这方面的故事非常有趣，我甚至对间谍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好奇。

大概人们还记那些在国际上名声显赫的间谍，像伯吉斯、菲尔白和布兰特之流。布兰特的案例很惹人注目，因为他曾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且他还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喜欢女王画作的收藏家。他曾经做过伦敦一家著名美术学院的院长。在阅读他的资料时，我非常想知道，他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一旦你成为一名间谍，那会给你的余生带来怎样的影响，会在心里留下多深的阴影？如果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中的一个曾经是间谍，你会作何感受？这些思考，让我眼前一亮。那么，如果你的母亲曾经是一名间谍，而身为女儿的你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故事岂不更加有趣？于是，这部小说就这样诞生了。

在整理那些关于间谍的资料时，确实有很多东西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坚信假如某人当过间谍，熟谙所有的国家机密，那么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宁。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直觉，他们永不停歇地提防和检查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只能生活在谎言中，不能对任何人吐露半字实情。对于布兰特，我想当他被查处的时候，他一定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还有爱尔兰共和军的间谍丹尼斯·唐纳德森，他是被刺身亡的。当年他

永无宁日

隐居在一个独门院落的农舍里，想必他一定对土路上所有来往的车辙都表示过怀疑，认定全是冲他来的，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

正是因为间谍所经历的生活，充满了警惕和猜疑，因此我将小说命名为——永无宁日。这个词似乎一语道破了身为间谍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以及他们随时准备着亡命天涯的紧迫心境。

在主人公的选择上，我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我把它定位为一个女间谍的时候，我就考虑：如果把她安排在纽约而不是充满浪漫情调的巴黎，故事可能会更加吸引人。

关于这一故事的一些史实背景，在此显然也有必要交待一下。从1939年到1941年，所有发生在美国的故事都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其中许多的细节不为人所知。在这本小说中，伊娃承担着向未来的同盟军——美国，发布信息的任务。这是一个代表英国安全协调局驻美国的一个地下隐秘组织。英国人所进行的工作是超出常人想象的。假如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定为“特殊关系”的话，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确实让人感到有点尴尬。

在当时，尽管也有一部分美国人愿意和英国合作。而且从表面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有了一层“特殊关系”，于是乎美国就应该和英国并肩作战了。但是，在1940年和1941年，事情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英方其实十分清楚：80%的美国公众根本不想卷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上下有一股恐英症，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绪十分强烈。于是，英国安全协调局的秘密组织在美国广泛展开了工作，每天向美国人发布大量的战争信息，以期美国加入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来。但是，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恐怕是绝不会加入战争的，而战争的进程恐怕又将改写了。

我想，此书出版后，想必能看到世人特别是美国人对那个历史时期发生的故事的反应。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致 苏 珊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

——马塞尔·普鲁斯特 《盖尔芒特家那边》

RESTLESS by WILLIAM BOYD

Copyright © 2006 by William Boyd

Simplifid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zhong Publis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 - 2007 - 0253

目 录

1 深入英格兰腹地 /1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9
2 卢格·克拉斯特 /22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31
3 不再裸露 /44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51
4 猎枪 /64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67
5 红色小集团 /72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80
6 德国来的女孩 /93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06
7 波霸美女 /117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21

8 布雷吉之家 /135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40
9 唐·卡罗斯 /144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49
10 与卢卡斯·罗默见面 /162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70
11 受到威胁 /190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197
12 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 /206	
伊娃·德雷托斯卡娅的故事	210
13 面对面 /219	
14 一个忠诚的英国绅士 /233	

1 深入英格兰腹地

我小的时候脾气很坏，叛逆、易怒，经常表现得十分糟糕。每当这时候，妈妈就会警告我：“总有一天，他们会出现。我会被他们杀死，到那时你才知道后悔！”要不她就说：“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把我带走，你认为这样好吗？”有时候她会这样说：“总有一天早晨当你醒来时，你会发现妈妈已经不在，永远地消失了。你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吧。”

那时听到这些话，虽然觉得很奇怪，却并没有信以为真。直到现在——当我回忆起 1976 年夏天发生的一切时，我才明白了她说那些话的含义。那个夏天英格兰笼罩在一片酷热中，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终于了解了妈妈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面其实暗藏着巨大的恐惧阴影。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平静的生活，那种恐惧仍然深埋在她的心中。我现在才意识到多年来她一直在担心有人会来谋杀她，而她确实又是有充足的理由担忧的。

我仍然记得那一切是从六月初开始的。记不清确切的日子了——好像是一个星期六，因为那天约亨不用去幼儿园。我们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了中阿斯顿。从牛津到斯特拉特福德的这段路，我们走的是大道。到了池平诺顿古镇以后，我们向爱维善驶去，之后又掉了几次头。道路似乎越来越狭窄：从大道到 A 级公路、B 级公路、小路，直到一条铺满碎石、仅够马车通过的小径。小路一直通向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老山毛榉的峡谷。峡谷中有中阿斯顿的一个极小的山村。这条路我每周至少要走两次。每一次经过时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原始的英格兰腹地——一个绿色的被人遗忘的香格里拉。那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腐朽和衰败。

几个世纪以前，在詹姆士一世的领地旁中阿斯顿开始兴起。阿斯顿庄园位于它的中心，现在仍然属于最古老的建设者特拉法·帕里的一个远房亲

戚。为了炫耀他的财富，特拉法·帕里（17世纪威尔士靠羊毛生意发财的一个商人）在英格兰的中部修建了这座庄园。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再加上帕里家族疏于管理和照料，现在这座巨大的庄园已经倒塌了，只剩下几根木柱支撑着，任凭风吹日晒。坍塌的东面屋顶上铺着防水油布，修补时用的脚手架是马车的轮辐替代的，现在已经锈迹斑斑。墙壁上来自科茨沃尔德丘陵的黄色石头也开始脱落。这座庄园附近还有一座潮湿的阴森森的教堂。教堂的周围长满了一棵棵巨大的紫杉树，遮天蔽日。还有一家名为“和平与富足”的酒吧。酒吧的生意十分惨淡，天花板上满是油脂和尼古丁的痕迹。另外附近还有一家附带卖酒执照的邮局，周围是散乱分布的村舍。有些村舍的茅草屋顶长满了绿色的青苔。有些古老的房屋后面却有着一个巨大的花园。村庄的小路两旁长满了高大茂盛的篱笆，有些竟高达六英尺，足以显示这条道路久远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篱笆越来越茂盛，慢慢地侵蚀了整个峡谷，似乎以每年一英尺的速度在增长着。村庄里的橡树、山毛榉和栗树非常高、古老。白天的时候整个村庄看上去就像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中一样，到了晚上又像奏响了一首首随意的交响乐。当夜晚的微风轻轻拂过巨大的树枝时，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整个森林在低吟耳语。

那一年的夏天异常炎热，那一天则和以往一样酷热难当。这使我更加怀念中阿斯顿村庄中的树荫。约亨坐在汽车后排，透过后视镜向外张望。他喜欢道路在身后慢慢伸展的感觉。当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正在倾听收音机里的音乐。

“如果你对着窗户说话，我没有办法听得见。”我说。

“对不起，妈妈。”

他转过身来，把手肘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听到他小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你是外婆亲生的女儿吗？”

“当然了，为什么这样问？”

“我也不知道，她看去上很……奇怪。”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奇怪，”我说，“比如说我很奇怪，你也很奇怪啦……”

“那倒是，”他说，“我明白了。”他把下巴靠在我的肩上，不停地用他的小尖下巴摩擦着我右边的锁骨。我顿时有种想哭的感觉。我的有些奇怪的儿子——约亨，偶尔喜欢做这样的动作。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会想流泪。

村庄的入口在“和平与富足”酒吧对面。那儿停着一辆啤酒厂的卡车。工人正在搬运啤酒。入口很狭窄，余下的空间勉强能通过一辆汽车。

“你会刮到我们的河马的。”约亨提醒我。我的车是一辆五人座的雷诺汽车。车顶是深红色，车身是深蓝色。约亨曾想给它取一个名字。我告诉他这是一辆法国生产的汽车，应该取个法国名，并建议他称它“希波吕忒”。后来这辆车被叫做“河马”，至少约亨是这样称呼它的。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给他们的汽车取名字这样的事。

“放心吧，不会刮到的。”我说，“我会很小心的。”

我小心翼翼地将车开过去，慢慢地往前移动。突然一个看起来像卡车司机的人，从酒吧里出来，大步走到两车的空隙处，装模作样地指挥我往前移。这是一个略显稚气的年轻人，脸上蓄着维多利亚时代粗野的男人引以为傲的络腮胡，T恤衫上的“莫瑞”商标上有一块大大的污渍。他看上去有点像喝醉了的样子。

“往前走，往前走，对，做得不错，甜心。”该死的司机对我叫嚷着。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一些疲惫和恼怒。“你那又不是一辆该死的坦克。”

当我开到他旁边的时候，我放下车窗，对他笑了一笑。

“如果没有你这个死胖子在这指手画脚的话，我会更容易通过。你他妈的真该死。”

在卡车司机反应过来之前，我立刻关上窗户，加速往前驶去。骂完以后，我的怒气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觉得很畅快。怒气去得和来得一样快。说真的，我今天的情绪不是太好。早上的时候我想在书房里挂一张海报，但是非常不幸。当我在往墙上钉钉的时候，锤子没有敲在钉子上，而是敲在了我自己的大拇指上。我疼得立刻跳了起来，使劲地拍打着我的手，似乎要把手从身体上甩开。查理·卓别林要是见到这一幕的话，他一定会为我的样子感到骄傲的。我大拇指的指甲以及指甲下面的皮肤，现在已经成了深紫色。每一次呼吸的时候，拇指都被牵动得非常疼。当我加速往前开车的时候，因为刚刚出了一口恶气，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畅快。那一刻似乎所有的怒气都离我而去了。

“妈妈，刚才你说了脏话。”约亨说。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一丝严厉的批评。

“我很抱歉，但是刚才那个人确实激怒了我。”

“他只不过想帮我们而已。”

“不是的。他并不是想帮忙，而是想嘲笑我们罢了。”

约亨坐了下来，想了想我说的话，放弃了对我的批评。

“我们终于到了。”他说。

妈妈的房屋周围全是茂密的植物，被一个未经修剪的、高低不平的巨大篱笆包围着。篱笆上到处是玫瑰和铁线莲。院子里手工修剪的草坪非常潮湿，与炙热的太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从空中俯瞰的话，我觉得这座房子和花园看起来肯定很像一个绿洲。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它的湿润简直就要使政府切断浇灌的水管了。妈妈是一位富有热情的、与众不同的园丁。她将植物与植物之间的空隙留得非常少，并且很少修剪。即使一种植物或者灌木长得非常繁茂，她也会任其自然发展，一点也不担心它们会挡住其他植物的阳光。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控制地制造一个野生花园。她甚至没有割草机，修剪草坪使用的是剪刀。她自己很清楚，在一个非常看重整洁和秩序的村庄里，她的行为激怒了其他的村民。但是谁也不敢说或者抱怨她的花园是一个废弃的不整洁的地方。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在花园里花的时间比萨莉·吉尔马丁夫人还多。人们可以抱怨她刻意创造一个茂盛的野生的花园，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责难她。

虽然我们把这座房子称为乡间别墅，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二层楼的房子，用科茨沃尔德丘陵里的石头修建而成。屋顶是平的，在18世纪时曾经重建过一次。上面一层的窗户是老式的竖框结构，卧室低矮阴暗；下面一层的窗户是可以上下拉动的，门上也雕刻着非常漂亮的蜗形花纹。这扇门是她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嗜酒如命的阿斯顿庄园的主人休·帕里琼斯手上买到的。那时候他经济极度拮据。这扇门当时就装在阿斯顿庄园的后面。现在那已经成了一片没人修剪、无人料理的草地。帕里家族在牛津郡留下的只是几千英亩连绵的土地了。别墅的另一边是一个木制的工棚和一个车库，那里爬满了常春藤和爬山虎。看到她那辆白色的奥斯丁·阿莱格罗轿车停在车库里，我知道她肯定在家。

约亨和我将大门打开，到处找寻她。约亨不停地叫着：“外婆，我们来了！”从屋子后面传来她响亮的回答：“太好了！”很快我们就看到她坐着轮椅出现在砖头砌成的小路上。见到我们以后，她停了下来，伸出双臂想拥抱我们。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动，吃惊地站在那里。

“你为什么坐轮椅了？”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亲爱的，先推我进去吧。”她说，“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的。”

当约亨和我推着轮椅前进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阶梯旁修了一个木头的斜坡。

“你这种状况持续多长时间了，萨莉？”我问道，“你应该早点打电话给我。”

“大概两三天吧，”她说，“不要为我担心。”

我并没有感觉焦虑，可能是我注意到妈妈看上去气色非常好。她的脸上呈现出日晒后的褐色，浓密的灰色金发不久前才修剪过，显得很有光泽。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测，我们刚把她推进门，她就立刻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走到约亨旁边，亲了他一下。

“我摔倒了，”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楼梯，“从最后的两三级台阶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了。索恩医生建议我坐轮椅，减少走路。走路会使背部的伤恶化。”

“索恩医生是谁？原来的诺福克医生去哪儿了？”

“他休假去了。索恩是临时代替他的，临时代理而已。”她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真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刚刚才离开。”

我们跟她一起进了厨房。我观察着她走路的姿势，想看看她背部受伤的真假，但是我没看出她有半点不正常的地方。

“轮椅确实挺管用的。”她说，似乎是觉察出了我的困惑与怀疑，“你知道，我现在出去都得靠轮椅。真奇怪原来人每天需要用到双腿的时候那么多。”

约亨打开冰箱问道：“中午吃什么，外婆？”

“沙拉。”妈妈回答，“天气太热了，我不太想做饭。自己想喝什么就拿吧，亲爱的。”

“我喜欢沙拉，”约亨说，伸手拿出一罐可乐，“我最喜欢吃冰凉的食物了。”

“好孩子，”妈妈把我拉到一边，“恐怕约亨下午不能留在这了。我坐着轮椅，没办法照顾他。”

我掩饰着我的失望与生气。星期六下午如果约亨能在中阿斯顿的话，我就能有点自己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我很宝贵。妈妈踱到窗户旁，朝窗外望去。透过花园可以看见她的厨房和餐厅。花园就在草坪的后面，修剪得很随意，有时间甚至两到三年才修剪一次，以至于花园里到处是野花和各种各样的野草。穿过草坪是一片树林，不知什么原因，人们称它为“女巫森林”。里面到处是古老的橡树、山毛榉和栗树，榆树很久以前就没有了。我经常想，这个森林里面一定发生过一些我妈妈很难想到的奇怪事情。我走到妈妈身边，双手搭在她肩上。